

从“𠂇”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“巴方”^{*}

赵 平 安

内容摘要:著名学者唐兰把甲骨文𠂇释为巴,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。流风所及,谈巴蜀的历史,最早都追溯到甲骨文。本文从可靠的战国文字资料出发,通过破译𠂇字的结构,追溯源头,认为甲骨文𠂇是揖的初文,根据𠂇在甲骨文地理网络中的位置和揖的读音,认为𠂇可能就是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的稷,春秋属于晋地,在今山西省稷山县境内。𠂇实际与巴无关。

关键词:𠂇 甲骨 竹简 《左传》 巴 𠂇 揖 稷

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𠂇和由𠂇构成的字见于战国简帛文字,主要有以下这些,列表1说明:

表1

编号	字形	出处与考释
1		郭店《鲁穆公问子思》:“鲁穆公昏(问)于子思曰:‘可(何)女(如)而可胃(谓)忠臣?’子思曰:‘恒禹(称)其君之亚(恶)者,可胃(谓)忠臣矣。’公不悛(悦),~而退之。”(简1-2)整理报告释为𠂇,括注为揖 ^① 。
2		上博《曹沫之阵》:“上下和且~。”(简16)整理报告隶定为“𠂇”,读为“揖” ^② 。已有学者指出应隶作𠂇,读为揖 ^③ 。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“清华大学藏甲骨的综合整理与研究”(16@ZH017A4)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《先秦两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》(批准号:15ZDB095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荆门市博物馆: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,第141页。

②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肆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253页。

③徐在国:《说“𠂇”及其相关字》,简帛研究网2005年3月4日。下引其说均出自此文,不再一一出注。

(续表)

编号	字形	出处与考释
3		上博《曹沫之阵》：“使人不亲则不敦，不和则不～，不义则不复。”(简33)整理报告隶作見，括注为輯。注释说“疑同上第十六简‘見’字，这里也读为‘和輯’之‘輯’。” ^①
4		清华三《周公之琴舞》：“弋(式)克亓(其)又(有)辟，甬(用)颂～余，甬(用)少(小)心，寺(持)隹(惟)文人之若。”(简11-12)整理报告隶作眞，括注为輯 ^② 。
5		清华陆《子产》：“为民型(刑)程，上下眞(维)～。”(简26)整理报告隶作眞，括注为輯 ^③ 。眞字有学者以为应释鵠，读为桓 ^④ 。
6		郭店《缁衣》：“《寺(诗)》员(云)：‘穆穆文王，于～(缉)遯(熙)敬走(止)。’”(简33-34)整理者隶作从人从眞。裘按：此字似非从人，《说文》有駟字，疑即由此讹变而成 ^⑤ 。因有今本对照，《缁衣》此字无疑当读为缉。
7		上博《曹沫之阵》：“不卒则不亘(恒)，不和则不～。”(简48)整理报告隶作从+从眞，读为輯 ^⑥ 。徐在国指出应隶作眞，读为輯。
8		清华陆《子仪》：“强弓可(兮)缦(挽)，其绝也，矰追而～之，莫遂(往)可= (兮何)以眞(嗣)言(焉)。”(简8-9)整理报告隶作眞，括注为集 ^⑦ 。也有学者以为应读为及 ^⑧ 。

以上各字都是战国时期比较确定的眞或从眞的字。

新蔡葛陵楚简中有一个作 (乙四128) (乙四139) (乙四145)

(零127)之形的字，也可以加示旁写作 (零243) (零533)之形。

①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肆)》，第264页。

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叁)》下册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，第133页；

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陆)》下册，中西书局，2016年，第138页。

④徐在国：《谈清华六〈子产〉中的三个字》，武汉大学简帛网2016年4月19日。

⑤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135页。

⑥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肆)》，第275页。

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陆)》下册，第128页。

⑧季旭升：《〈清华六·子仪〉“鸟飞之歌”试解》，武汉大学简帛网2018年4月27日。

整理报告将前者隶作兄，括注为祝，后者直接隶作祝^①。整理报告发表以后，引起很大的争议，有学者改释为臤和禩，也有学者坚持释为兄(祝)、祝^②。现在似以后一种说法占据统治地位。张胜波的硕士论文初稿释为臤、禩，正式出版时释为兄(祝)和祝，颇具代表性^③。单晓伟《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》也从整理报告的意见^④。

由于新蔡葛陵简中祝融的祝只作祝^⑤(甲三35)、祝^⑥(甲三188、197)、祝^⑦(甲三268)、祝^⑧(乙一22)，从不作禩^⑨，而与禩成词的禩^⑩从不作祝^⑪，说明祝^⑫和禩^⑬是有明显区分的。葛陵简中臤禩和禩禩，有学者以为这种祭祷方式可能即楚祭祷简中常见的“罷禩”^⑭。楚简中罷可以读为一，古籍中擅通揖，因此把简文祝^⑮、祝^⑯释为臤、禩，文例也很通畅。

春秋金文中也有几个从臤的字。

邾醯尹征城(春秋早期，集成425)：“正月初吉，日才(在)庚，邾(徐)酉(醯)^⑯尹者故^⑰自乍(作)征城，^⑱嘒爵^⑲，^⑳儆至鑑(劍)兵^⑳，某(世)萬子孫，彞(眉)壽(壽)無彊(疆)，皿皮(彼)吉人享(享)，士余是尚(常)。”^⑳字一般隶作𣎵。徐在国指出，字应分析为从矛，臤声，字书所无，疑是“戢”字异体。此字也见于清华简《子仪》，简文中读为集^⑰。我认为铭文

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：《新蔡葛陵楚墓》附录一《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86-231页。

②有关讨论可参看沈培：《谈古文字的“祝”及相关之字》，《简帛》第二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5-29页。

③张胜波：《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文字编》，吉林大学硕士论文，2006年，第10、23页。张新俊、张胜波：《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》，巴蜀书社，2008年，第8-9页。

④单晓伟：《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》，安徽大学硕士论文，2006年，第4页。

⑤范常喜：《新蔡楚简“臤禩”即“罷禩”说》，武汉大学简帛网2006年10月17日。

⑥参赵平安：《释“眚”及相关诸字——论两周时代的职官醯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4辑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282-285页；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第124-130页。

⑦“嘒爵”从何琳仪释(《徐湛尹鉉新释》)，《文物研究》第13辑，黄山书社，2001年，第255-258页)。

⑧儆至鑑(劍)兵，从杨树达隶定(《积微居金文说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210页)，从马承源解释(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(四)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88页)。

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陆)》下册，第128页。

也应读为集。爵读为雀^①，唬读为吾^②。𠂔一般隶作次，实际应即𠂔字的上面部分，从三点从欠，是涎的本字，读为侃^③，表示和乐的意思，铭文中用为使动。侃的此类用法甲骨金文常见，可参看裘锡圭《释“衍”“侃”》^④。“侃吾雀集”，是说征城的娱乐功能，雀集犹雀跃。𠂔至鑑（剑）兵是说征城的止战功能^⑤。

叔夜鼎（春秋早期，集成 2646）：“弔（叔）夜鑄（铸）其祷鼎（鼎），㠭（以）征㠭（以）行，用𠂔用鬻（享），用旛（祈）饗（眉）壽（寿）无疆（疆）。”

𠂔一般隶作鑄，徐在国指出“此字当分析为从鬲从米𠂔声”，读为厌。我们认为它和“𠂔祷”、“禩祷”、“罷祷”的“𠂔”、“禩”、“罷”相当，记录的是同一个词。而且可能是为这个词专造的字之一。这一点和后面的鬻一样，鬻也是为享专造的增累字，表示上供或奉献祭品的意思。

国差鑄（春秋中期，集成 10361）：“国差（佐）立（莅）事戩（岁），咸丁亥，攻（工）市（师）𠂔鑄（铸）西亭（墉）宝鑄（鑄）四秉，用实旨酉（酒），旣（侯）氏受福饗（眉）壽（寿），卑（俾）旨卑（俾）瀝（清），旣（侯）氏母（毋）瘠母（毋）旣，齐邦旣（谧）静安宁，子子孙孙，永保用之。”

旣一般隶作旣，徐在国指出此字应分析为从旡，𠂔声，但读为何字，待考。我们认为毋当无讲^⑥，从旡𠂔声的字应读为旣^⑦，《说文》收录此字，解释为“病劣也”，即病弱无力的意思。

晋公鑄（春秋晚期，集成 10343）：“……公曰：余惟今小子，収（敢）帥井（型）先王，秉德嬪嬪（秩秩），肆燮萬邦，諭莫不曰賴，余咸畜胤士，乍（作）鴻（鴻）左右，保辭王國……”

鬻一般隶作鬻，徐在国指出，此字应分析为从两手从林从宀，諝声，读

①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，第802页。

②关于虎声字与吾声字相通，请参看白于蓝编著：《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372-378页。

③关于延声字与侃声字相通，参看张儒、刘毓庆著：《汉字通用声素研究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731、883页。

④裘锡圭：《释“衍”“侃”》，《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，1993年，第6-12页；收入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378-386页。

⑤关于征城的止战功能，古人有不少论述。可参看朱凤瀚：《中国青铜器综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75-376页。

⑥毋的用法和《韩非子·显学》“儒侠毋军劳”相当。

⑦旣是旡部清母字，旣、旣是旡部心母字，说明旡、旣声音关系很近。

为何字,待考。此字上面如何分析姑且不论,下面从諱是可以肯定的。《玉篇》言部有諱字,训为“和也”。賴字可读为比^①,賴猶比諱,是团结和睦的意思。

参照表1中2-8号字形以及葛陵简和春秋金文的例子,不难看出表1中1号字形右边两笔应看作装饰性笔划。这类装饰性笔划和战国文字中常见的肉旁、且、目、酉、人旁上加饰笔属一路。如:

胃作  (上博四《柬大王泊旱》11)、 (上博四《柬大王泊旱》14)

渭作  (清华壹《楚居》3)、 (清华壹《楚居》8)

肤作  (上博四《柬大王泊旱》11)、 (包山文书简 84)

文作  (郭店《语丛三》10)、 (郭店《语丛三》44)、 (清华陆《子产》21)

且作  (清华壹《祭公》1)、 (清华壹《祭公》4)

曼作  (上博《曹沫之阵》10)

酉作  (新蔡甲二7)、 (新蔡乙四 126)

若作  (《铭文选》2.880)、 (《集成》10478)

我们注意到,孙合肥《战国文字形体研究》已把  上两点看作在原字上增加两横画^②,这样处理是很正确的。

上述各例中的耳或从耳之字,其中的耳与战国时期耳字的写法有明显不同。战国时期耳字上部往往有一横画,而耳字没有(字所从为饰笔)。要知道,耳字的这一横画来源于耳廓的上面部分,一直到隶楷还保留着。请看下面耳字的演变脉络:

 (内耳爵,商代晚期,集成 8207) ——  (亚耳且丁尊,商代早期,集成 5865) ——  (包山 2.34) ——  (说文小篆) ——  (睡虎地《日乙》255) —— 耳(楷体)

有些耳字还有在上面多加一横作  (郭店《语丛》3.21)、 (上博《性自命出》36)者。耳上的这一笔本来就是耳的组成部分,在字式上也很重要,因此一直

①卑声字和比声字相通,可参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: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第 589 页。

②孙合肥:《战国文字形体研究》,安徽大学博士论文,2014 年,第 243 页。

传承下来。后来在横笔上加横画则是古文字书写常见的一种习惯^①。在某种程度上,新加的横画可以看作是对耳字上面原有横画性质的一种确认。

表1中1-8号字形诸字不从耳,从与它们同篇的字看得很清楚。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、《子产》篇中没有从耳的字。《子仪》篇中只有珥(简2)。比较集中的是《缁衣》和《曹沫之阵》篇。《缁衣》从耳构形的圣、耻、闻三字,分别作^圣(简19)、^耻(简19)、^闻(简40)、^耻(简28)、^闻(简38)、^闻(简40)之形。《曹沫之阵》饵作^饵(简55),取作^取(简6)、^取(简17)、^取(简55),闻作^闻(简5)、^闻(简8)、^闻(简10)、^闻(简13)、^闻(简14)、^闻(简18)、^闻(简23)、^闻(简35)、^闻(简36)、^闻(简42)、^闻(简43)、^闻(简45)、^闻(简46)、^闻(简47)、^闻(简50)、^闻(简59)、^闻(简62)、^闻(简64)、^闻(简65)等形,圣作^圣(简10)、^圣(简34)、^圣(简35)、^圣(简11)之形,耳上面都牢牢地附着一横。

葛陵简的情况一样。甲三297、209的珥,甲一12、甲三320、乙三33、乙四9、零193、乙一26、2、乙四144的取,零207、297、599的弭,所从耳的写法与耳、聟所从明显有别。

上述春秋金文同篇可比的极少,但和同时期的金文比较,聟中耳与一般写法的耳差别是很大的。

因此,小篆聟中的耳只能理解为讹变。

二

春秋战国文字聟字可以分析为两部分,上部从口,下面部分不是耳,它具有很强的象形性。综合聟和从聟诸字的形音义考虑,聟字所从可视为揖字的初文。

从字形看,战国文字聟字所从正像人作揖之形。右面是身体的线条,左面是手臂和指爪形。《尚书·康王之诰》: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,皆再拜稽首。”揖即拱手行礼。《日知录·稽首顿首》黄汝成集释引凤氏曰:“古之揖,身微俯,手平心推向前耳。”^②《周礼·秋官·司仪》:“司仪掌九仪之宾客、摈相之礼,以诏仪容、辞令、揖让之节。将合诸侯,则令为坛三成,宫旁一门,诏王仪,南乡见诸侯,土揖庶姓,时揖异姓,天揖同姓。”段玉裁注《说文》揖:“凡拱其手使前曰揖。凡推手小下之为土揖。推手小举之为天揖。推手平之为时揖也。成

①唐兰:《古文字学导论》,齐鲁书社,1991年,第224-225页。

②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、李保群、吕宗力校点:《日知录集释》卷二八,花山文艺出版社,1991年,第1234页。

十六年：‘敢肃使者。’则若今人之长揖。”^①尽管揖有土揖、天揖、时揖、长揖等的分别，但拱手是其共同的特征。拱手的时候，两手成一环形，侧视就只能看见一只手形，包括手臂、指爪。

从从眴的同源字族看，似乎都与作揖有关系。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推（揖）、让（揖）、俯（揖）、损抑（揖）、藏匿（戢）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挟（揖）、缉拿（缉、眴）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进（揖）、取（揖、挹）

由作揖可以引申出聚集（揖、辑）、聚合（辑、楫、戢）、收敛（辑、戢）、约束（戢）、纂集（辑）、整修（辑、眴）、重叠（眴）、连缀（辑、缉）、接续（缉）、缝衣边（辑）、车舆（辑）、船桨（楫）

可见揖是很早就有的词义，在汉语词义系统中具有贯穿的作用。一般来说，眴似乎应该看作揖的初文。

李零在整理《曹沫之阵》，谈到眴字时说：

眴，原作“𦥑”，西周铜器《班簋》有“东国痗戎”，齐器《国差鑑》有“无痗无痗”，其“痗”字皆从此。特别是后者，连笔势都是一样的。简文此字乃“厌”字所从，“厌”字影母谈部字，古音与“辑”字相近（“辑”是从母缉部字），从文意看似应读为古书常见的“和辑”之“辑”，《尔雅·释诂上》：“辑，和也。”此字与小篆眴相似。在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过“眴”字，此字也可能就是古“眴”字。^②

李零推测𦥑也可能就是古“眴”字。徐在国评论说：

李先生将第一字读为“辑”，是完全正确的。他说“在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过‘眴’字”则不确。因为在郭店简《鲁穆公问子思》2号简中就有“眴”字，《缁衣》34简有“𦥑”字。此字隶定作“眴”我们也不同意。相反李先生的最后一句话“此字也可能就是古‘眴’字”，我们认为是正确的。

从字族的角度，即与揖义有关的字的构形看，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。问题是，眴字从口作，口在揖义的构成中显然没有必要性。这个口形不好解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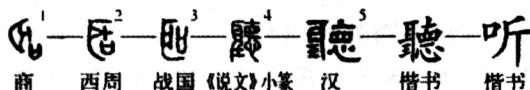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口部：“眴，聂语也。从口从耳。《诗》曰：‘眴眴幡幡。’”段玉裁“聂语也”下注：“耳部曰：聶，附耳私小语也。按聶取两耳附一耳。眴取口附耳也。”^③在“《诗》曰眴眴幡幡”下注释说：“《巷伯》三章缉缉翩翩，四章捷捷幡幡，许引当云眴眴翩翩。而云眴眴幡幡者，误合二章为一耳。眴眴今诗作缉

①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594—595页。

②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肆）》，第253页。

③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57页。

绎,毛云:绎绎,口舌声。”《毛诗传笺通释》:“绎绎即眡眡之假借。”《诗三家义集疏》:“《齐》、《鲁》,绎作眡。”许慎把眡理解为从口从耳,显然是就讹形为说。实际上眡不太可能是“取口附耳”会意。纯粹从构形的角度看,甲骨文中就有从口从耳的听字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1),不大可能再用从口从耳来表示眡字。因为很早就有从三耳的聾表示附耳私语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2),也不大可能用从耳从口表示附耳私语。这是造字时候区别性原则所决定的。



1 《甲文编》466页。2 《金文编》772页。3
《战文编》787页。4 《说文》250页。5 《篆隶表》
853页。

图1^①



1 《战文编》789页。2 《说文》250页。3、4
《篆隶表》856页。

图2^②

我们认为,眡应分析为从口从“揖”,“揖”亦声,用一边作揖一般说话寒暄的形象来表示“聂语”的意思。眡系同源字族所表示的“和悦”(辑、戢)、“光明”(绎)、“安定”(辑)、“成”(辑)等意思都可以看作“聂语”的引申或再引申。

揖字所从声符中的所谓“耳”实际上是揖字中的子声符,也是揖的初文。这类字颇可举出一些:

如达字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3),从辵牵声,牵声中的声符辵(后演变为大),像针砭之形(《左传》“达之不及”的“达”),就是它的初文^③。

①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、辽宁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1047页。

②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第1047页。

③赵平安:《“达”字两系说——兼释甲骨文所谓“途”和齐金文所谓“造”字》,《中国文字》新廿七期,艺文印书馆,2001年,第51-64页;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第77-89页。赵平安:《“达”字“针”义的文字学解释——从一个实例看古文字字形对词义训诂研究的特殊重要性》,《语言研究》2008年第2期,第62-65页;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,第90-9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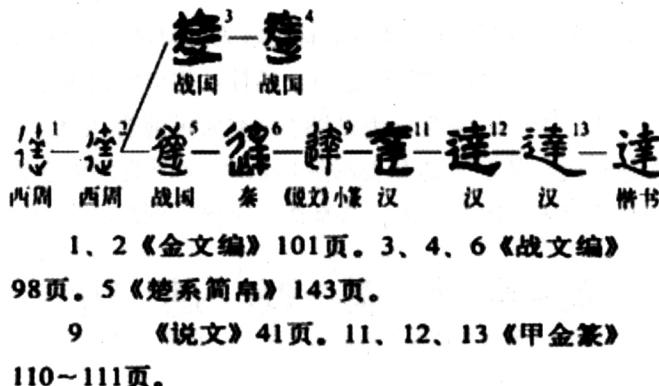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^①

遗字(字形演变轨迹见图4),从辵贵声,贵中的声符即是遗的初文,像两手所掬之物遗失之形^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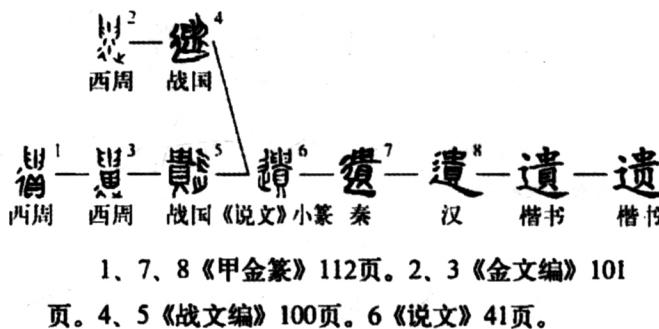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^③

揖字中的所谓耳既是揖字子声符,又是揖字初文。由于揖字初文后来不用,本来从揖构形的字都改成比较通行的眴。这和达、遗的情况是一致的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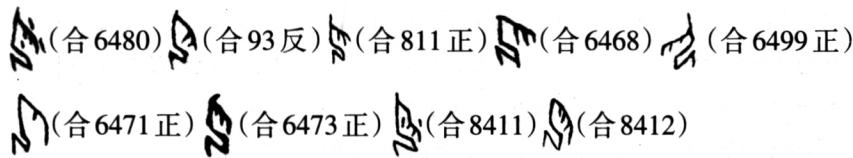
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如下写法的字:



①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第126页。这一条材料,原来把甲骨文从彳从大的字处理为达字,现在看是错误的。本文已经做出相应处理,删去了不合适的部分。

②赵平安:《“达”字“针”义的文字学解释——从一个实例看古文字字形对词义训诂研究的特殊重要性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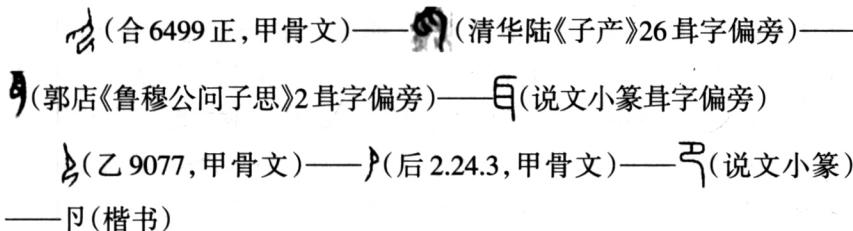
③李学勤主编:《字源》,第128页。



唐兰最早释为巴^①，后来学者多从唐说。但正如姚孝遂所说：“释‘巴’，仅可备一说。”^②姚氏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。

大家从唐兰释巴只是权宜之计。主要是在没有更好说法的情况下，考虑书写或排印的方便。久而久之，给人一种取得一致意见的感觉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。

如果按照我们对𠂇字结构的分析，所谓巴应该释为“揖”，也就是“揖”的象形初文。其中手臂、指爪形从甲骨文到战国变化不大，跪坐人形的演变与𠂇相似，比较如下：



甲骨文所谓揖可以单用，也可以和方组合，是一个方国的名称：

1. 癸丑卜，亘贞，王比奚伐～方。

癸丑卜，亘贞：王惠望乘比伐下覩。 合 811 正

2. 癸丑卜，亘贞，王比奚伐～。

合 6477 正

3. 贞：王惠沚咸比伐～方。

贞：王勿沚咸比伐～方。 醉古集 32 = 合 32 正 + 乙补 1653 + 乙补 6022^③

4. 壬申卜，争贞：令妇好比沚咸伐～方，受有佑。 合 6479 正

5. 甲午卜，宾贞：沚咸启，王比伐～方，受有佑。

甲午卜，宾贞：沚咸启，王勿比，弗其受有佑。 合 6471 正

过去关于卜辞揖方有多种说法：陈梦家认为（陈隶作印方）近“而伯”之地，“而”近羌和雀，大约在晋南^④；岛邦男认为（岛邦男释巴方）就是夷方，在殷

①孙海波：《甲骨文编》，哈佛燕京学社，1934年，第791页。

②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诂林》“巴”下按语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342页。

③缀合信息，蒙首都师范大学王子杨教授提供。

④陈梦家：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6年，第284页。

东^①；钟柏生认为在西，而将搤方（钟柏生释巴方）置于西方^②；郑杰祥认为在山西太谷一带^③；寒峰（王贵民）认为在大巴山一带^④；罗琨认为可能在殷之西南说更有道理^⑤。彼此之间出入很大。

确定搤的地望并非易事，只能根据与搤关系密切的地点来作大致的推定。

武丁时期曾经和奚一起伐搤，和望乘一起伐下覓。奚是奚族的首领，它的活动区域也叫奚，见于帝乙帝辛时期田猎卜辞。如：

壬申卜，贞：王田奚，往来无灾，王占曰：吉，获狐十又三。丁亥卜，贞：王田寢，往来无灾。戊子卜，贞：王田橐，往来无灾。辛卯卜，贞：王田攸，于橐，往来无灾。（合集 37474）

戊子卜，贞：王田奚，往来无灾。兹孚，获狐十。辛卯卜，贞：王田柵，往来无灾。壬辰卜，贞：王田寢，往来无灾。（英 2544）

郭沫若认为“奚当即鷄之省，《春秋》之鷄泽”，在今河南沁阳附近^⑥。郑杰祥同意郭沫若鷄、奚同为一地的说法，但认为在今河北永年县^⑦。饶宗颐认为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“夏车正奚仲之国”，在今山东滕州薛国故城^⑧。奚之地望当以郭、郑之说近是。而下覓我曾考证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武都郡的“下辨”，故治在甘肃成县西，曾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^⑨。

武丁时期曾命沚或征搤方。沚是族名，也是国名或地名，或人名。沚或，一般认为是沚国君长或其他重要人物在商为将者。沚地卜辞常见，如：

登人呼伐。贞：曷方弗敦沚。（合 6180）

癸未卜，宾贞：马方其征，在沚。贞：不其在沚。（合 6）

方其来于沚。贞：方允其来于沚。（合 6728）

沚与曷方、马方、方方关系密切。曷方地望诸家都认为在商王都之西或西

①岛邦男撰、温天河等译：《殷虚卜辞研究》，鼎文书局，1975年，第388页。

②钟柏生：《殷商卜辞地理论丛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，1989年，第211页。

③郑杰祥：《商代地理概论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322页。

④寒峰：《甲骨文所见商代军制数则》，收入胡厚宣等著：《甲骨探史录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2年。

⑤罗琨：《商代战争与军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82页。

⑥郭沫若：《卜辞通纂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673页。

⑦郑杰祥：《商代地理概论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331页。

⑧饶宗颐：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》，香港大学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205页。

⑨赵平安：《释甲骨文中的𠁧和𠁨》，《文物》2000年第8期，第61-63页；收入《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第3-9页。

北^①。马方,岛邦男认为“在羌方之南,位于河西之地”^②,郑杰祥认为“位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10公里”^③。方方众说纷纭,一般认为在殷之北部地区。这样看来,当在殷之西北部,在今山西中北部和河北西北部一带。

从与揖方关系密切的奚、下寃、沚、而等几个地名看,卜辞揖方只可能在与之相邻近的区域。

释为揖,这个方国的位置可以得到落实。

包山简有集阳公(130)、集迅令(164):

1. 集阳公蔡录口受。(简130)

2. 乙亥,集迅命(令)邓嘉。(简164)

“集”即“集阳”的简称。曾侯乙墓竹简有鄖君,与集应即一地^④。徐少华考证,集就是《左传》定公五年的稷地^⑤。稷之地望,杜预只言是“楚地”,清代学者言在“南阳府桐柏县境”,今人杨伯峻亦主此说,石泉则结合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的行军路线和战争形势,考订稷在河南唐河县境^⑥。

徐少华指出楚简中的集和鄖就是《左传》中的稷,很有启发性。集(绎从)和稷(职精)主要元音相同,都是入声字,古音很近,可以通假。

其实在春秋时期,有四个稷地,除了上述楚地的稷以外,还有三个稷,一个属齐地,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旧临淄西。《左传》昭公十年:“五月庚辰,战于稷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二年“莒子如齐莅盟,盟于稷门之外”,齐宣王时之稷下,当即一地^⑦。一个属宋地,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境内。《左传》桓公二年:“三月,公会齐侯、陈侯、郑伯于稷,以成宋乱。”杨伯峻注:“稷,宋地,当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商丘县境内。”^⑧还有一个属晋地,在今山西省稷山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:“壬午,晋侯治兵于稷,以略狄土。”杨伯峻注:“稷,晋地,今山西省稷山县

①赵平安:《甲骨文“鬯”即“曷”字说——兼说羯的族源》,《揖芬集——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》,社科文献出版社,2002年,第229-236页;又收入《第22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》,韩国中国学会,2002年,第439-445页。

②岛邦男撰、温天河等译:《殷虚卜辞研究》,第405页。

③郑杰祥:《商代地理概论》,第207页。

④徐少华:《包山楚简释地五则》,《考古》1999年第11期,第74-77页。

⑤徐少华:《包山楚简释地》,《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》,商务印书馆,2010年,第263-264页。

⑥石泉:《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》,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397-398页。

⑦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1316页。

⑧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第83-84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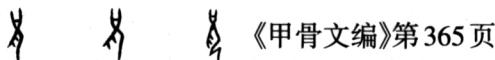
南五十里有稷山，山下有稷亭，相传为晋侯治兵处。”^①

甲骨文的揖很可能相当于春秋晋地的稷。从语音上说，眡（缉精）声字和集声字常相通用^②，而上引徐少华文已证明集可以通稷，因此眡通稷是没有问题的^③。眡和稷的古音比集和稷更近一些。

从地理上看，晋地的稷处于山西南部偏西位置，和奚、下寃、沚、而等地都比较近。把揖释为稷于甲骨文地理系统可以自洽。

四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过去有学者把甲骨文、西周金文中



《甲骨文编》第365页



《西周金文编》484页

释为眡是错误的^④。这一点，沈培《说古文字里的“祝”及相关诸字》^⑤已有精当辨析。沈培综合前人的研究指出，甲骨文祝作¹，加示旁作²，或作³，加示旁作⁴，用为祭名，表示祝祷的意思。兄作⁵，表示兄弟的意思。⁶用为覩，表示转交赐物的意思。关于⁷和⁸的关系，一般认为⁷是⁸的异体，也有

①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763页。

②张儒、刘毓庆：《汉字通用声素研究》，第986页。

③王挺斌博士在看过本文之后，给我补充了缉和职部发生关系的几个例证，引述如下：

缉部的“亟”与职部的“急”为同源词，缉部的“涩”与职部的“濁”也是同源词（王力：《同源词典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257、629页）；《新序·刺奢》“舟楫败兮”，石光瑛先生谓“‘楫’，宋本作‘楫’，《通鉴前编》引同……二字义别，当作楫为正。凡𦥑声眡声字多通用。”（石光瑛：《新序校释》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，第790页）今本《周易·遯》六二“执用黄牛之革”，上博竹本与“执”相对应的字则从玉，弋声（丁四新：《周易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93页）。《鬼谷子·反应》有缉、职合韵之例（许富宏：《从音韵的角度看〈鬼谷子〉的产生时代》，《学灯》第十二期，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4171>，2009年11月14日）。《诗经》中也有此例（季旭升：《说文新证》，艺文印书馆，2014年，第283页）。清华简《金縢》第11号简“涒”从“亟”得声而用为缉部的{涒}。此外，“翼”字一般归在职部，但“翼”以及由“翼”得声之字在甲骨文中往往记录缉部的{翌}。

④徐在国：《说“眡”及其相关字》，简帛研究网2005年3月4日。

⑤沈培：《说古文字里的“祝”及相关诸字》，《简帛》第2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-30页。

人把¹看作祝的专字。我们觉得还是看作异体为好,后来可能是用异体分化职能。甲骨和早期金文中的一些表意字,覆手的指爪有时亮出来,有时则省略。如老字既可以作²,又可以作³;长字既可以作⁴,又可以作⁵;身字既可以作⁶,又可以作⁷,类例甚多。因此把¹和⁸看作异体是很合适的。甲骨文祝和兄的区别在于是否跪跪,而不是在于是否有覆手,这一点已成共识^①。

西周金文中的祝除早期偶尔作⁹外,一般只作¹⁰(中期以后未见作¹¹者),其中跪的人形都立起来,作为构字偏旁,与兄已经混同。兄弟的兄一般作¹²,西周早期偶尔作¹³。表示祝的字都作¹⁴^②。但¹⁴表示祝只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,西周中期以后就不见了。如果考虑到柞伯簋这种疑似的案例,至少可以说西周中期偏早以后就不见了。因此,商和西周早期的¹⁴都不能释为兄。学者从战国文字出发,简单地把甲骨文、西周金文中的相似字形统统释为兄是行不通的。同样,前已辨明,有学者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出发,把战国文字中应该释为兄的字统统释为祝也是行不通的。

补记:在即将公布的清华简第九辑中,有一篇《治政之道》,其中简43有“夫乱者……不楫(辑)君事以辱其君”一语,楫作¹⁵之形^③,所从兄与本文中所举战国文字属于一路,也不从耳。可谓又添一新证。

本文初稿完成后,曾请宋镇豪、苏建洲、王子杨、石小力、王挺斌等先生审看,提出不少真知灼见,谨此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平安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、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文字、出土文献、先秦秦汉历史、语言。

①沈培:《说古文字里的“祝”及相关诸字》,《简帛》第2辑,第1-30页。

②西周金文中的¹⁶(柞伯簋,西周中期偏早,近出486)、¹⁷(伯翬盃,西周早期,集成9417)、¹⁸(伯翬盃,西周早期,集成9418)所从怪异,前者为赏赐物,后者为私名,是否从¹⁴字,意见不一,有待进一步考证。我本人倾向于看作不同的字。

③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九),中西书局,2019年。